

■玉渊杂谭

路遥文学奖：强扭的瓜不甜

文·句艳华

■乐享悦读

文·雅倩

王安忆的非虚构生活

——读《今夜星光灿烂》

我们的生活其实分成两半，一半真实，一半虚拟。处理这两半的关系，自知或不自知，几乎已是日常人生。

——王安忆

岁末年初之际，“路遥文学奖”开评的消息几乎引来一致的反对之声，路遥女儿路茗茗当然是为首者，打算付诸法律；学者肖鹰的批评更是快人快语，丝毫不留情面；即使是不方便直抒己见的文坛中人，从他们的含糊其辞中，也不难辨出“不感冒”的气息来。

唯一强撑着的，是“路遥文学奖”的发起人、《收藏界》杂志社社长高玉涛等。高玉涛的说辞看上去十分无私而无畏，大声宣告“谁都挡不住”，声称一切为了文学，为了路遥。但老话说得好，有理不在声高，这种呐喊式表态，不仅不给人从容之感，倒是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自身的虚弱和急躁。

民间文学奖奖项并非不值得鼓励。国内目前的文学奖绝对数目并不少，但我想除了国家级的茅盾文学奖，圈外人熟悉的并不多。民办与

官办之争，或许也能促进文学奖项的优胜劣汰，有助于诞生一个高级别的汉语文学奖。

以路遥命名的文学奖也不是办不得。路遥是个优秀的作家，在当下的文坛，已经很难找到像《平凡的世界》这样清新质朴，亲近土地却不失之粗俗的现实主义作品了。路遥坎坷的个人命运，也和他的作品一样，充满励志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各种文学思潮、流派林立的背景下，多数文学创作都崇尚虚玄和后现代感，而阅读路遥，也就是记住了文学永不能遗忘的现实主义传统。

但是，一个文学奖的具体运作，仅仅有这样的可行性是不够的。目前纠结于“路遥文学奖”身上的核心问题是，外界是否有权不经其家属许可而随意使用“路遥”这个名字？按照我国法律，亡者

不再具有姓名权和名誉权，所以，“路遥文学奖”的命名和成立并不违法。但是，亡者家属的名誉权却在我国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假如该奖项侵害了路遥的名誉而对路遥的妻女造成了精神损害，她们就可以站出来用法律说话了。

可见，法律在这里也是一块模糊地带。法律失灵之处，就应该用情理去弥补。成立“路遥文学奖”初衷是好的，但关乎人名誉者，均是大事，应妥善慎重。要想办好它，执掌者就应该首先理清缠绕在其间的“人”的关系。坦率地说，假如是古人或者是其本人的直系亲属也已经离世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会这么复杂。今天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建立孔子学院，即便孔氏家族谱清晰，也再不必去征求孔子几十代孙的意见。而路遥辞世不过20多年，他的妻女都在世，所以这一

类以“路遥”命名的事务，首先应该尊重她们的态度和意见，试图抛开她们而独立操作，就会产生不近情理之感。这样的奖项即便办起来了，也会给人留下“名不正，言不顺”的印象，从而影响其日后的发展。报道中说，发起者最初对“路遥文学奖”的奖金设想是100万，而到开评之日，却变成了区区的“99900”元，从中就可以略见端倪。

最后，也可能是细枝末节，此奖的一波三折，或许和发起者自身资历与公众期望有差距，而且操作不够规范，难以服众有关系。

总而言之，这样的尴尬结果或许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还不是“路遥文学奖”开办的火候，高玉涛等人硬上可能是骑虎难下，但我们真心想奉上一句：办不好不如不办，因为强扭的瓜不甜。

■吾心吾性

文·彭秀英

全家福

在网上看到一组全家福照片。与我们看惯了的全家人端端正正照相不同的是，这组照片中，好几张甚至连人脸都没有出现。他们是谁？长得什么样？完全看不到。但每一张照片，又都让人莞尔，一个个幸福的家庭，一张张幸福的脸盘，跃然于屏幕。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张：整个画面中，只有三只叠加在一起的手。最粗壮的那只大手，显然是爸爸的；中间皮肤细腻的手，则是妈妈的；而最前面那只胖嘟嘟的小手，不用说，是这个家庭可爱的宝宝的。爸爸妈妈的无名指上，都戴着婚戒，两只大手，呵护着掌心里的小手。背景是橘黄色的暖光，让人心生暖意。你可以由此想象出这个家庭很多日常生活中温馨的细节。

我们用手创造生活，也用手相互抚慰，相互支撑，相互依存。

另一张照片，是一家四口，站在台阶上，没有面部，没有表情，只有身体。最显眼的，是四个人穿在脚上的鞋。站在最前面的爸爸和站在后面的两个男孩，脚上穿着的，都是长筒雨靴，而妈妈，则穿着单皮鞋和黑色的丝袜，手里拎着黑色的坤包。我在想，是爸爸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刚刚从池塘边捕鱼归来，还是他们才浇灌了屋后的园子回来？是妈妈刚刚从商场为他们买回了生活用品，还是听到他们的声音，微笑着走出屋，迎接她的三位勇士？他们的生计也许有点艰辛，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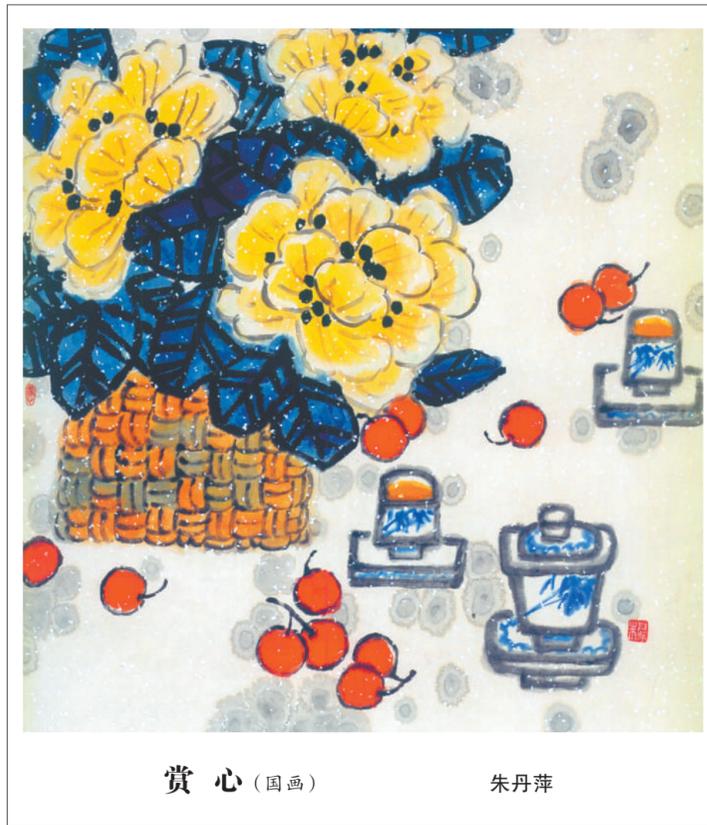
这丝毫也未能改变他们对于生活的信心。

有一张照片，特别震撼。是一家三口手拉着手，他们的面前，是黑色的天穹，以及闪烁的星团。他们在暗夜中，仰望流星雨。天穹如此之大，壮阔无际，人显得如此渺小。可是，在浩瀚的宇宙之中，正是因为有了你，有了我，有了他，有了一个虽然微小，却恩爱相待的家庭，世界才如此绚烂，如此精彩。我们手拉着手，我们肩并着肩，我们互相依偎，彼此温暖，人生才不会孤单，远离寒冷。一个家庭，就是天穹中的一颗闪耀的星星，而千万个星星，就是世界，就是宇宙。

艺术感最强的，是一家五口的面部侧影，爸爸、妈妈、三个孩子，侧着脸，排成一条横线，眺望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高度。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脸型如此相似，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他们的表情，一样的轻松，一样的微笑，一样的淡定，也一样的有趣。他们眺望哪里？他们看到了什么？我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看到了一样的景色，一样的生活，一样的未来。

这些照片一点也不标准，也许有点抽象、有点夸张，但是，它们是一个个家庭生活的某个侧面，某个瞬间，是最真实的记录。

如果你的心是温暖的、幸福的，那么，你的手、脚、眉毛、头发、眼神，你身上的每一寸皮肤，甚至水中的倒影和暗夜中的背影，就一定也是愉悦的、温暖的、幸福的。这就是幸福家庭的姿态。



赏心(国画)

朱丹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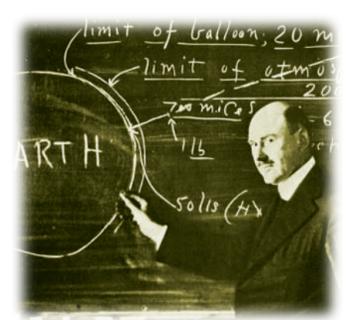
当梦想照进现实

这是一个美丽的新英格兰秋日的下午，确切地说，是1899年10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因病休学在家的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爬上了他家储藏室后面的一棵桃树，坐在树干上，悠闲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他突然闪现出一个新奇的念头：如果能够发明某种可以远征火星的机械装置，该有多好！

这个刚满17岁的大孩子经历了影响他一生的奇妙体验。“我想象有一个小型的载具，从我脚下那片草地上起飞……不管怎样，我从树上下来时，已经跟我上树时大不一样了。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因为我活在世上至少有了确定的目标。”

他魂牵梦萦一生的事业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戈达德借钱才进了伍斯特工艺学院，但他仍去研究空间旅行方面的许多问题。当教授问他为什么时，他总是闪烁其辞。他似乎意识到，他有关空间飞行的梦想，不是“正经”的科学家们能接受的。

1909年2月2日，戈达德在日记中提到：“只有用液体燃料才能提供星际航行所需要的能量”——这是他最早的液体火箭思想。同年12月28日，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26种飞行方法的摘要，以及进入太空的诸多问题。他的设想和分析涉及到火箭及航天的各个方面，其中有许是航



戈达德在克拉克大学的课堂上讲解火箭飞往月球的种种问题。他的计算表明：火箭必须达到每秒11千米的速度才能够摆脱地球的引力。

天新思想的首次阐述。

1911年，戈达德留在母校任教。教学之余，他把时间都用在火箭的研究和制造上。他一方面到处“化缘”筹款，一方面偷偷摸摸地进行他那些吓人的试验。其实他早在1920年就成为了“名人”，但不是由于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这个“疯狂科学家”的一些“古怪念头”和作为。

近期赴美国，特地取道西海岸感受微软总部的气息。憾于行程匆匆，但又似乎真正正经过一次思维方式的洗礼。“创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这句话如果出自学者之口，早已不是新鲜事，但由比尔·盖茨来摇旗呐喊，仍能感受其破城之力。科技与慈善，两个貌似缺乏足够关联的领域，在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的运作下，嵌入了创新的灵魂。

在西雅图，人们乐意讲述比尔·盖茨的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让每个人桌子上都有一台买得起的电脑，于是，他创办微软。第二个梦想，让世界上最困难的群体实现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于是，他创立基金会。

作为最大慈善机构的领导者，比尔·盖茨努力将两个梦想有机地维系在一起，继续用创新力量来开启他人生的第二个征程。一年前，比尔·盖

戈达德的日子实际上不好过。当他希望讨论飞往火星的宇宙飞船时，却被人视为异端奇说而遭劝阻；他提出的一些有关月球探索的设想和建议，也被看作是无稽之谈。在他的一篇重要论文，如今已被视为太空科学经典文献的《一种到达极限高度的方法》发表后，《波士顿报》刊出的报道语含讥讽地给出了这样的标题：“现代儒勒·凡尔纳发明月球火箭”。

1926年，当戈达德制造的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于3月16日发射之后，新闻界还幸灾乐祸地嘲弄说：“月球火箭与目标相差238799.5英里”（这支火箭只飞行了约184英里，即坠落后离发射架约56米）。

所幸，戈达德一直受到妻子埃丝特的坚定支持和直接帮助，校方、军方和一些朋友不时地向他施以援手。20世纪20—40年代，戈达德在理论上的深刻见解和在实践上的创新，已经基本解决了火箭的几乎所有技术障碍。

在戈达德几乎是孤军奋战研制飞向太空的火箭的同时，纳粹德国组织了一大班人马紧锣密鼓地研制“复仇使者”——V-1和V-2火箭，它们成了有史以来人类所发射过的体积最大、飞得最高的武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一些军事专家被送往美国。当一名德国空军的将军被美国人提审问到火箭技术方面的问题时，他惊讶地说道：“为

什么不去问问你们自己的戈达德博士呢？”

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此前不久，1945年夏，戈达德在被切除喉癌肿瘤之后又被发现患了癌症，已无法开口说话。8月6日，他从报上得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新型炸弹”，便用手示意了一个“V”字。8月9日，他读到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的新闻。又过了一天，戈达德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享年63岁。

戈达德在去世后才真正为人们所认识和看重，并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人类在航天领域里已经实现了这位“液体火箭之父”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些设想。

1961年3月16日，在第一枚液体推进剂火箭于马萨诸塞州的欧本试飞成功35年后，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落成了。这意味着戈达德的研究作为全部火箭技术的基础地位最终得到了承认。而此前一年，埃丝特·戈达德和古根海姆基金会收到了美国政府为使用戈达德的专利而支付的100万美元。

在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的落成典礼上，埃丝特·戈达德代她的丈夫接受了被追授的国会荣誉勋章。勋章的背面，铭刻着戈达德高中毕业时的一句演说辞：

昨天的梦想，就是今天的希望和明天的现实。

穿梭，比尔·盖茨指导基金会将更多资金投向贫困群体，投向旨在改善贫困群体生活状况的科技项目，尤其是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上。

前不久，在盖茨基金会的努力下，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一种由中国方面提供的新流脑疫苗。目前，盖茨本人最为关心的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推广工作。他说，人类已经到了根除这一传染病的最后阶段，脊髓灰质炎有望继天花之后，成为从地球上消灭的第二种传染病，所以他要不遗余力。为了彻底根除这种疾病，盖茨基金会目前正在与中国公司合作，确保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供应，同时研发一种低成本的注射疫苗。

离开饱蘸科技创新精神的西雅图，回望浩瀚太平洋的彼岸，我心且记：创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爱心使科技造福更多的穷人。

创新与慈善

文·董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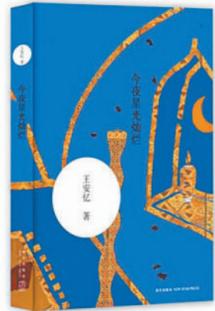
茨还不断强调：“创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这一主题贯穿我的软件和慈善事业生涯，以及每年发表的公开信中”。

穿行在西雅图的街区，似乎随时都可以感受到比尔·盖茨的气息，这里毕竟是他的家乡。盖茨基金会的总部就设在这里。盖茨基金会所设立的四个办事处，则分别布局在华盛顿、伦敦、新德里以及北京。

在盖茨看来，贫困群体远远没有享受到科技成果所带来的实际利益，针对贫困群体生活所需

的科技创新也远远不足。一方面，贫困群体因缺乏资金无法形成购买力，而企业又不会将巨大的赌注押在那些无法形成购买力市场的科技创新上；另一方面，政府本应该为贫困群体撑起一张安全网，但因资金能力不足及规避风险的本能而不愿播下创新的种子。盖茨便呼吁公益与慈善机构一马当先。他信心满满地说，一旦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就会给贫困群体带来巨大的福利，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从西雅图的海滨漫步，到非洲丛林中的忙碌



《今夜星光灿烂》王安忆著
新星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